04.10
太原师范学院图书馆

襄汾文史资料



9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七辑

024150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襄汾文史资料

第七辑

赠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山西省襄汾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八月

China

文史資料是近現代史的
左证，起資政存史教育之
作用。

题词者是襄汾县人民政府县长
李平郎

襄汾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顾　问　　孟精华
　　贾克勤
主　任　　杨如茂
副主任　　邱文选
委　员　　梁吉凤
　　梁国璜
　　程思灏

主　编　　杨如茂
编　辑　　武玉兰

China

目　　录

抗战初期原汾城一高的救亡教育宣传活动

……曹瑞璜（1）

抗战时期原襄陵县汾西民高教育简况……郝吉甫（3）

任遵义先生与守谦学舍……毛象可　赵相如（10）

“文洞墨香”与王通家世辨……邱文选（13）

丁村民俗博物馆馆藏一帧“四美图”……邱文选（24）

百花园中一奇葩——姚村群众春节娱乐场地“弯弯拐”

（俗名绞弯）……杨如茂（25）

漫忆春节南王寺游栈……景思闵（31）

赵雄村花庆鼓……贾福葵（34）

民俗故事一则——荀董村的跑鼓车……高树帜（33）

西中黄村春节民间文体活动——拉鼓车……梁若蒲（39）

原汾城禹神庙的对台戏盛况……景思闵（41）

京安村炮竹焰火……梁吉凤（48）

原汾城县张坦、小赵等村的放火节盛况

……景思闵　赵　伟（51）

原汾城县民间正月十五偷（求）娃娃的习俗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景思闵（57）

日军袭击赵豹牺盟编村的回忆

……赵伟供　关民选撰（61）

段村日军炮楼始末纪实

……孙学录　郭占荣　乔泉发（66）

革誉人命一例……曹瑞璜（69）

解放前汾城妇女生活概况……景思闵（70）

女医学科学家曹素月同志的点滴事迹……景思闵（84）

梁振东医生事迹简介……李耀天　冯邦柱　高昭曾（87）

襄汾县古今部分书画名人荟萃……武玉兰（90）

哽咽喷呐放畅声……贾福葵（95）

剪纸艺人孙可心的艺术生涯……贾福葵（103）

早期襄汾县在北京古董行的风云人物……杨如茂（107）

毛福祥传略……高树帜（110）

贾振海传略……高树帜（113）

刘治家先生事略……孙宽民（117）

郑维生遗诗存录……曹瑞璜（119）

原汾城县国术界轶闻……高树帜（124）

吉恒彪与夏梁村的武术活动

……张广顺　李文忠　檄登岳（127）

China

修堤筑坝　造福人民……秦书元（ 132 ）
一次成功的改革……王耀庭（ 135 ）
苏家庄的麦楼……曹瑞璜（ 143 ）
煤气中毒中的教训……杨如茂（ 144 ）
回忆民国初期原汾城的两次地震……景思闵（ 145 ）
张礼村光绪三年旱灾碑记……李治强供（ 149 ）
北许、南许和许留村名的来历……邱文选（ 151 ）
襄汾县县城旧址——史村的沿革……王清先（ 154 ）
原汾城的几种名特产食品……景思闵（ 157 ）
读者·编者·作者……本刊编者（ 163 ）

China

抗战初期原汾城一高的救亡教育宣传活动

曹瑞璜

汾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设立在原汾城县城内鼓楼西街贡院内。在这个小城里，它算是“最高学府”的“文化中心”，对国家大事比较灵通敏感，对社会也有一定影响。

学校设两个班，两个年级，学生近百人，校长张焕（文光），教员刘昧琴、郑瑞初、柴华峰。

我是一九三六年秋考入一高的，年十三岁。这时候我们国家处在非常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正积极酝酿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抗日怒火到处蔓延燃烧，救亡运动的巨流席卷全国，当然也波及到这个小城，冲击着这个学校。

入学后，抗日救亡的空气一天天浓厚、紧张，大院月台上竖起了旗竿，每天举行升旗仪式，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报告时事，“张鼓峰事件”、“丰台事件”一个一个震动人心的消息激荡着学生的心弦。学校编印了一套“国难教材”作为一门功课课堂讲授，体育老师赴省参加军训返校后，学校开展了军事训练，两个班编为三个分队，体育课主要改为军事课，学习基本军事知识。音乐课从唱《我家有个胖娃娃》、《小麻雀》唱起了抗战歌曲。“工

China

农兵学商，大家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饥饿道上一块走……”。

之后，汾城牺盟会成立了，决死队来了，这股积极抗日的进步力量更加推动了救亡运动的高涨，他们到学校讲话，和学生交朋友谈心，教给学生政治、军事知识，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觉悟和认识。记得有位老白同志他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炮声响了，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怒潮遍地涌起，学校师生义愤填膺，组织了游行示威，手持小旗，高呼口号，在军乐引导下边行进边宣传，唤起民众，团结抗战。学生还利用课余排练演出了三幕大型抗日内容的话剧《我们的故乡》和小型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效果很好。

一九三七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我县籍晋军六十一军七十二师四三三团团长曹炳在忻口战役中英勇奋战为国捐躯，灵柩运回汾城停放城隍庙内，各界人士千余人举行了隆重追悼仪式，我校师生列队参与祭奠，并为追悼会谱写了追悼歌词。会后整队护送灵柩移西门外小疙瘩（此村抗战中被日寇夷平）故居家祭殡葬。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侵入晋南，县政府、群众团体、自卫队等均撤离县城，转移盘道，学校被迫解散。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抗日时期原襄陵县汾西民高教育简况

——主记襄陵后崖民高附及师训班

郝 吉 甫

后崖民高（民族革命高级小学）是1941年3月襄陵县政府在乡宁二区后崖村建立的。这是襄陵汾西在不同抗日阶段和政治形势下，第三次建立的民高，也是襄西在邻县山区坚持办学时间最长（直到日本投降）的学校。

襄西民高的消长变化

溯自1938年3月初，日本侵略军继续南下，侵占襄陵县城，我军政机关转移西山。为统一行动，地方新旧力量，经过激烈斗争，抗日政权基本形成，下山开展工作。是年秋，在县府和牺盟县委会的直接领导下，由地方教育界知名人士刘治家仁校长，郑宗虔、宋步溪、李星五、李晓英任教师，于吕梁姑射山脚下的景村，成立了襄陵民高。招生一个班，学生50余人。在国共合作全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民高师生情绪高昂，校内政治空气浓厚，学习内容与课外活动结合抗战需要，丰富多彩，抗战歌声响彻校内外，激人奋发。我军政民（运）力量的发展壮大，敌人视作眼中钉，于1939年4月9日，日伪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我军政机关驻地西阳景村，拂晓攻击，我方遭受重大损失。襄西唯一的一座新型民高也被摧

China

毁，一时难以恢复。不久，政治局势逆转，第一次反共高潮袭来。阎锡山诬新军为“叛军”，在晋西纵集兵军，于１２月下旬发动晋西事变，以优势兵力突袭决死队、抗日政权牺盟会，我方于坚决抵抗后，转移到太岳根据地。至此，整个襄西处于阎方控制之下。

此后民高教育中断达一年之久，一些上进心强的学生，怀着憧憬和热望，奔波跋涉，找联中、儿教所上学，或寻其它出路。

１９４０年秋，阎政府自南向北在福寿、东柴、四柱村，分别成立民高。由于对日伪军存有和平幻想，盲目布点，三座民高即有两座设在主干交通线上。福寿民高因过往日伪不时苛扰，强行奴化，师生安全毫无保障，故很快解散。东柴民高设在东院南隅，收高小一个班，学生５０人。曲福保任校长，郭寿椿、高光裕、张书绅、郭淑爱、陈国梁等任教员。设语文、算术、历史、地理、体育、唱歌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文化与抗战形势教育，因校址靠近交通线和县城，日伪出没无常，一听到出动，就要藏起课本。教个救亡歌曲，也得在学生高声诵读掩护下进行。以后终因日伪滋扰频繁，师生心神不宁，家长不放心，民高于年底停办。

与东柴民高同期建立的四柱民高，因校址较偏远，很快就收到附近学生６０多名，他们朝气蓬勃，遵守纪律，每天准时到校，热心学习，按时完成作文、算术、习字作业。创办不久，大有起色，县长缪玉青还到校给学生讲话，勉励勤奋学习，做有用之材。岂料在１１月中旬的一夜，日伪包围四柱村（村中驻有公安队）拂晓进攻，枪炮

China

轰击，很快冲进村。一时撞门声、吆喝声、急步声乱成一片。部分日伪军冲进学校，殴伤教师乔瑞云，并堆起柴草放火焚烧教室，幸敌人刚离，火被群众扑灭，保住教室（正殿）。遭此重大打击，学校停办。

至此，襄西高级小学顿成空白，一代青年学子上进无门，部分不甘流落敌区，荒废学业的学生，在家长关怀支持下，背井离乡，爬山越岭，寻求学习园地，或另谋出路。

适应新变化，阎政府于１９４１年初，在乡宁后堡村成立了襄陵民高。先是李星五、李晓英等在此办起中学自修班，后改称私立明德中学（一年后因经费无着停办）。民高初创，人事不健全，李星五热心赞助，在工作生活等方面予以照料（实际上代行校长职责），使民高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校长丁联芳到职稍迟，教学工作已在进行。其时教师有高光裕、王雨田、郝吉甫、徐思恭、张卓堂、张泽襄、吴效虞、刘敬文等，他们大都是教员出身，“七七事变”后参加了牺盟会，有的担任过牺盟工作，不同程度的受到革命熏陶，晋西事变后出任教师，一时未遭阻难，他们热心教育事业，对抗战胜利抱有坚定信心，但阎锡山在晋西事变中导演的一转瞬间即反友为敌的恶作剧，在他们心扉上留有浓重的阴影，思想上不能不有所顾忌。

民高学生多来自原民高和沿山各村，有晋西事变后留下来的妇救会年幼干部、家属、亲戚和本村个别学生。学校招收一、二年级各一班，每班近四十人，学制为二年。１９４２年夏初，日军在我县扣捕并杀害了许多进步教员（有共产党员），县政府采纳了民高教职员开设师训班的

建议，当年秋在民高附设了师训班，招生50人，学制为一年，公费待遇。民高毕业学生除少数考入联中、进山中学，或参加抗战工作外，大多转入师训班学习。

民高课程设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物劳学说等。师训班加授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卫生。当时除民高语文、算术，师训班教育学、心理学有课本外，其他科均无课本。学校原则上规定民高以旧高校课本为标准，师训班以初师课本为标准教学，在课本缺乏的情况下，学校无条件编印教材，只能由教师精简教材内容编提纲讲授，学生作笔记，要求学生尽量找旧时的课本参照学习。

学校以教文化课为主，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通过文化课，特别是语文、历史、地理，结合实际讲日本侵华史、讲爱国将领和当地抗敌英雄的事迹及日军侵华、惨绝人寰的暴行，致后军民英勇抗战取得的辉煌胜利，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语文课还指导学生练习写应用文、写书信、请假条、便条。算术老师教学生珠算，以求实用。学校设有音乐课，却无识谱的教师，因抗战歌曲深入人心，有的教师在牺盟工作时期，曾熟练地学会许多抗战歌曲。如“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等，现身进行传教。学生聚精会神，兴高采烈的习唱，从而冷落了“……克难洪炉……”之类脱离群众、消极、沉闷的阎方歌曲。课程表所列的物劳学说，由同志会专职特派员刘致文担任，他对此并不在意下，经常不上课，学生更不重视。那时他是比较自由的，经常做些自己愿做的事。如卷纸烟补助生活，或练习毛笔字。

China

另外，阎政府对抗日或对群众有益的社会活动，没有什么布置，却有对教学的干扰。如在1943年秋，学校迁到南朝峰后，县统委会驻后崖，学生早晨要到统委会驻地参加朝会。有时指定部分学生（造册式吸收的会员）到同志会县分会参加所谓“忠贞宣誓”，弄的学生莫名其妙。又如一次，县上通知学校派人参加由驻军某部主持召开的为期五天（有地方政教各方参加）的会议。会议期间大小会开过多次，却缄口不言抗日，却在一次大会上大讲蜀将关羽对刘备的忠义，推崇备至；同时大骂傅作义忘恩负义。在小组会上反复讨论阎会长“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反动谬论。会上气氛紧张、森严，令人窒息，悚惧愤慨。

由于地理与政治环境的闭塞，学校看不到报纸，我们有些人保存一些进步书刊，因战乱遗失殆尽，因而文化食粮十分缺乏，偶而见到一本进步书籍，便互相传阅。为满足求知欲望，有人从家中带来一些残缺不全的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大家如饥似渴地读着。

秋季学校迁至南朝峰，1943年末44年初，阎方大搞“净白阵营”，个别教师被扣捕，师生情绪波动，影响教学，1945年初，日伪军已成强弩之末，滋扰减少，襄西南部地区的学生随之增多，民高设分校于豁都峪外近山的大村——贾朱村。

艰苦向学　苦中有乐

由于崇山峻岭的阻障，在山上求学安全幽静，和山下

China

相比，无异世外桃园。但晋西事变后，阎方为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置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日伪白天抢掠，阎编村晚间出动，催粮逼款，极尽峻苛，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担惊受怕，含辛茹苦，吃糠咽菜，过着半饥饿的生活，学生的父母也正在罹此苦难。现在送子女上山求学，自然要加重负担，这些情况师生有切肤之感。教师也常以此教育学生说："为你们学习，父母担风险，吃大苦耐大劳，如不好好学习，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同学们也心领神会，努力学习，特别是大点的和曾经参加过牺盟妇救工作的，如郑秀英、薛亚枝、孙英琴、贾崇柏等，学习更自觉更勤奋，进步很快。

后崖是个小村，仅有几户人家，其中较富裕的一户空闲房窑较多（尚有二层窑两排），大都由学校占用，作为办公室、师生宿舍、灶房，能作教室的只有一处，光线也好。平时上课多在窑顶和院中，名曰露天教室。学生自备小凳或席地而坐，屈膝做垫，听讲作笔记。在阴雨天或冬季则因地制宜，有时拥聚一室，因陋就简，迁就学习。

学生每天除早操外，学习和劳动结合进行。民高学生自费入学，需从家中拿粮或就地买粮，师训班学生从仓库领粮，也是玉茭、高粱一类，需要加工磨面，经常是人推石磨，十分费时费力。灶上做饭和冬季取暖燃料，全靠学生打柴供给。背粮、磨面、打柴三项劳动任务都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轮流负担进行，因而学习生活，紧张艰苦，但苦中有乐。他们从饶乱不安的敌区来山上就学，有较多安全学习时间，师生讲习各门课业，满足了求知愿望，自是至乐；山乡自然环境优美，重峦叠嶂，峻岭幽谷，雄奇壮

观。同学们回家、返校、背粮、打柴，途中苍松翠柏，举目在望，丛树野花，随处可见，令人心旷神怡；又如外出打柴，有挥汗攀援，折枝断干，披荆斩棘之苦，也有集薪成束，满载而归之乐；平时课余和星期天，或于场畔面山诵读习课，或三两结伙漫游山坡，采野果、·摘山花、拣采石、听鸟鸣，欢声笑语，兴高采烈，至于星期六因事请假回家，星期日由家返校，晚上与同学们各聊耳闻目见的敌区情况，或愤恨或同情或感叹，直至灯哨响后，犹有人低声细语，娓娓而谈，别是一番乐趣了。

收获与归宿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民高本校即迁返襄陵县城，改名为襄陵中心学校，丁联芳仍任校长。贾朱分校迁往南辛店，改名为南辛店中心学校，校长为王雨田。

自1938年秋办起民高，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襄西各民高共就读学生约250名，师训班约90人。

抗战时期处境险恶，求学维艰，但青年学生热情满怀，勇于克服困难，力求升学深造，继而又经受了改天换地伟大变革的陶冶锻炼，因缘际会，将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服务金期奉献给社会主义新中国，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忆长期服务在外地各工作岗位，能记起名子的同志有：李正端、郑秀英（曾任中共陕西省纪委处长）贾崇柏（山大副教授）、张全喜；丁福生、郭玉瑞、李志远、白保福、丁百顺、贺邦文、阎淑贞、薛亚枝、刘森等，1938年即参加景村民高学习。

China

最早沐浴到党的阳光雨露的有张玉田，先期参加牺盟工作，曾任山西省委宣传部长。刘东升（曾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许久康（曾在福州业余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孙觉民同志１９４８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４年转业地方，长期在中学及临汾地区教育局任职，近年来参与主编地区教育史志，广集精选，纂史成志，勤奋笔耕，为四化做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师训班毕业的同学们，长期献身小教园地，辛勤耕耘，为国育才。这些同志是郭子庆、郝克勤、王仰善、苏逢春、张延令、王子龙、白保成、张金泉、孙英琴等。

流光易逝，不觉半个世纪过去了，献身在各条战线上的同志，大都在１９８５年前后相继离退休，赖国家改革开放，励精图治，繁荣稳定，得以发挥余热，安度晚年，祝愿同乐共勉。

任遵义先生与守谦学舍

毛象可　赵相如

任遵义，字正卿，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生，是原汾城县史村南庄人，敦厚好古，崇拜朱子（朱熹），是热爱教育的理学先生。民国以来，公立新式学校，倡西学，废经书，先生认为非古圣贤教学之法。加之军阀战乱，民不安生，世风日下，教育落后，先生是以为忧。于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